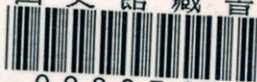


大字  
斷句

文史通義

掃葉山房發行

國史館藏書



0009746

610.81  
0070  
V.4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001.3

著者號 313

登錄號 5225 v.4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畧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是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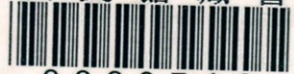
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倣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並十志而題為

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

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畧之方稱。

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畧之方稱。

國史館藏書



0009746

610.81  
0030  
1.4

文史通義七 外篇二

一掃葉山房藏版

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如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為之耳。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於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經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祇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誌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

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

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世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

詔諭

宸章二門於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

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

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

恩澤之紀而

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

覃恩愷澤寔贈貶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

御製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

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為尚書之屬。事為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為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為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曆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蒼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元首以為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為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為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即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畧。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為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經大法。足

為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即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為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為志。斯則迂踈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舉選明其典則。其文或倣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為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為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

異名同。乃欲巧為附依。此永州鐵鑪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為星曆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曆合為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班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

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為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曆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為經。而以漢表之法為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疎。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遷百官公

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

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才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

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為釐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

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

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為經。首行官階為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

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

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畫於丞弼。非為古書事



簡而後世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

太常或以官聯共居一格。

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

簡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為統部表列，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為一格，布按

巡守之屬共為一格，其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况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為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畧，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於用，用人即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纍然充棟，則

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典故。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為史志之專篇矣。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為倒置。而文豈非複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畧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畧。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志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複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前。未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

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士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士亦民也詳士族而畧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卿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衆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為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聞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為家合家而為國合國而為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為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

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畧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為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為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偽託。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

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為

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為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世系。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為宗法。毋亦

有鑒於歐陽之為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為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為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為世族。又何至於為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為律。或以進士為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為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鑑之示影也。徑寸之鑑。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為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悞。譜牒之可借讐也。借私家之譜較官譜在官者。借他縣之譜較本縣也。皆可清濁流品可分也。媿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代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

要畧焉。

先王錫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為陽夏。問崔而知為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為定。而坊表都里不為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為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為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荊。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為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為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為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為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畧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於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為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為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為經。而諸體為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畧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為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躋。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曆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為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畧。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為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為譜。改志稱畧。體亦可為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倣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矣。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

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獻尊詰為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適墮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為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為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為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為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



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為繫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為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為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况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畧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即楮幅之廣狹為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為經而以縣鄉村落為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為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置之圖所係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為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解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為慎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

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廡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簷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為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簷。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暮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雌。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

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叶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為題咏。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為河渠書。班固為溝洫志。蓋以地理為經。而水道為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為。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為。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為洫。倍洫為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為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為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

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為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為河。不曰汴而

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夫以一瀆之水概

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儻以水為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入志。稱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

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為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畧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為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書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為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即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為經。而開方計里。著為定法。河形之變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為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

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倣是而為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網紀。後史因之。而詳畧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為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網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係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宇文做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宏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為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

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為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為綱領。而徐  
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

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為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  
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畧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  
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

當代人官為網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畧示區分。抑揚咏  
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

整齊先後。執泥官闕。錙銖尺寸。不許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

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  
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

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為令史首領之官。  
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

而志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為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床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職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曆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畧。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為學者之要冊。其以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今史。而以吏戶兵刑為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曆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

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為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為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彙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為戶。房所領。而編戶烟冊。乃屬刑房。以烟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畧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 永清縣志政畧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為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為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為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六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列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古肸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囑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寸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為升降也。若夫史而外。州部專



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

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蒞是邦者。注其名蹟。其書別出。初不與

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

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

為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畧殊體也。長吏宦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

除弊。遺德在民。即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

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為一時循良。便紀

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為相。而譽減潁川。於志

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為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為列傳

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蹟。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

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寔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為人物

之綱目。猶職官為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

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畧無誌。觀者依檢

先後。責實循名。語無寔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為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畧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咏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為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畧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為文士言也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畧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畧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畧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畧淮南子要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畧魚豢典畧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畧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為義歟

循吏之蹟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思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蹟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悃無華巧官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蹟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墨悞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

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畧。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官闕。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畧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為序。非政畧之意。故無足責也。

###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釋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為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為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為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豔。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

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駭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畧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畧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為重輕者也。閩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處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為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為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畧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畧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為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複見疊出。使人披閱為勞。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為詳畧。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並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

篇其明驗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鏤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不得已也。是亦時世使然。故司馬氏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道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畧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為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為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著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為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迹隱而網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為常，不幸不值其

時或值其時而託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託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畧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列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為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為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為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間齟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故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真偽。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已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紫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為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

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嬌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託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為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穉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為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也。一並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為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為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為篇。篇各為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

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為一篇。不肯分其篇為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叙例

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為編。不為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

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悞耶。今志中別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

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為之贊。各為論列。抑亦詩人咏嘆之義云爾。

其事屬平恒。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

太史標題不拘繩尺

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

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

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

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

矣。當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人妻某也

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

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

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

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

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為後此分

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列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

婦人稱姓

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即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畧以時代為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為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畧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

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為不憚煩也。

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為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為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為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為解者。春秋書恒星不見。而不言恒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恒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

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已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為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為存證。崖畧。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為存錄。後代螻蛄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畧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闕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畧而容無以謝絕一偏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

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乎。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桃史漢。後代史家亦有所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况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入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畧。排纂比次。畧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子。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間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

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  
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寢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  
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為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  
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  
借。今為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為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  
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  
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  
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  
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邱明諸家所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  
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為重。於是史家不復  
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為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  
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

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况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况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駰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不為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一人特撰為名家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明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條。孰為

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  
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厯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敘例  
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  
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為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  
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瓿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  
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  
志之易為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已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

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  
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  
陋文人學士東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

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  
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涼綏撰前端

資邊瀏瀏承張駿之命常璩國志華陽國半龔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

集涼內外事志也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

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故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

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

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

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

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為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為後人例也

###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畧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為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為一卷總四卷卷為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即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即有專家之言未有博采諸家

彙輯衆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為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尚採掇名雋若蕭氏

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之文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為

史翼元之文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

晉乘楚檣杙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為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為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為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畧具始末。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為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為輯文通例。竊比列



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於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為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為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逆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為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為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為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說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

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為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哀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鑑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為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為考辨。著為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為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畧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為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

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論選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為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為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彙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畧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為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

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割而記之。積少致多。夜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二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數陳政教。采其尤者。亦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畧。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畧。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為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畧所收篇第。徒從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

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以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畧。後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頌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潔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詠。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為世詬訾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為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為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為班氏病也。向今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

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為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為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遺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為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例而豈至反為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衆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為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為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為遺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為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為繹史而作則亦未為知類者也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為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

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畧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立

其梗概則畧者致譏挂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

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為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  
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為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之本末

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

而已為叢詁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夫春秋公子諡族諸譜。杜預名字異同

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

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謙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

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顧氏炎武曰。史無年

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沈范姚

李諸家咸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

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

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

表方為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為決斷。定去取矣。夫通

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為晚也。斷

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

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為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

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眾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雜。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畧事實。總擷大意。約畧篇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剪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鄣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畧其辭。謬託高古。或做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為痼弊久矣。是以國史甯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合詩人之



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畧。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疎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指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為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為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為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為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為篇。足以備其事之

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為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為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為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范沈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几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為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畧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做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畧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

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况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並史文而反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倣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為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

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為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瀋也。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畧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濶也。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

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史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畧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併省事迹。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畧。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為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601.3

610.81

313

0070

v.4

5225 v.4

(清) 章學誠 著

文史通義

~~類~~ ~~號~~ ~~50,10,17~~ 71.00.27

#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01.3

610.81

0070

v.4

著者號 313

登錄號 5225 v.4

